《明清史辨析》前言

韦庆远

这部文集收录论文十四篇，附录论文两篇，都是我近年写成的（其中有两篇是与别的同志合写，已在目录中注明）[①]。所以敢于把这些尚属粗陋的作品奉献于师友之前，是为了接受同志们的检核和批评，以利于改正和提高。

我近年的研究工作，基本上着重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明清社会经济史。本集共选入这方面的论文十一篇，其中四篇是对明清两代的经济政策和江南、台湾等地区经济史进行探索，其余七篇则集中于对清代中叶，即所谓“康雍乾盛世”财政金融中的问题进行研究。这七篇论文又分为两组：一组三篇，论述清代皇室、官府、官僚贵族所经营的典当业；另一组四篇，论述“生息银两”制度，即由朝廷拨发官帑作为资金，用以从事土地出租和经营各种商业或放高利贷，将赚取来的盈利用于指定的开支。两者互相渗透，有密切的内在联系，都是体现清王朝一定统治意图的特殊手段，都是清朝统治集团精心创建并曾巧妙运用的特殊财政金融制度。它们既是当时总的财经政策的侧翼，又是皇帝以至许多官僚贵族赖以进行搜刮盘剥的渠道；都是既有关国政吏治，又有关社会民生的重大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明清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这方面共选入论文两篇，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和皇位继承问题在明清两代的重大发展变化。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改变国家政治体制以高度集中权力，充分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以整饬吏治；清雍正帝胤禛明确废止了皇位的嫡长继承制度，都是非同凡响的政治决策，其意义和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它说明封建统治集团有时亦具有一定的总结经验教训的意愿，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以谋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还说明，在封建社会晚期，最高统治者采取各种重大措施以进一步加强专制，既反映出他们还强大有力，也反映出当时在政治体制上存在着深刻的危机。这一时期对中央集权制度的大力强化，标志着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已经进入它本身发展历程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阶段，它已经完全成熟了，正无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从朱元璋亲自撰写《大诰》以具体裁决各种政务和案件，从雍正大量用“朱批”的形式以驾驭和直接指挥各级官吏，可以看出，以个人专制为特点的“人治”体制在此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个人意志进一步凌驾于原有的典章制度之上。朱元璋和雍正挟极高的权威并使用各种酷法苛令和政治手腕以推行自己的政略，乃是这一时期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的明显特点之一。这两个人都是有个性有胆识才略，并且极勤于政务的皇帝，都遗留下相当数量的亲手批示。“人治”体制在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源远流长，虽然在一定阶段和一定条件下，确能奏效于一时，但是，这种体制也涵蕴着带根本性的内在危机。那就是，它必然经常要以个人意志来改变封建统治的常规常法，必然经常会因个人的喜怒爱憎而作出逾格的升黜赏罚，甚至经常会采取异常残酷的镇压手段以贯彻自己的意图。暴法等于无法。人亡往往政息。不论朱元璋抑或雍正，不论他们在位时如何自诩为“雄才大略”，“天授智勇”，他们手写的“诰示”或“朱批”，终究未能成为“定制”和“世法”，其中

相当一部分内容，都被后来的嗣位者修改或放弃了，并没有持久地起到振颓起衰的作用。

第三方面是清代的奴婢制度。清代的奴婢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蓄奴用奴的发展，但是，它又不尽同于汉、唐、宋、明的官私奴婢制度，带有自己的明显特点。由于满洲贵族入关主政，曾经将关外奴隶制发展时期的主奴关系揉合到封建的奴婢制度中去，由于在战乱中曾经公开合法地掠人为奴，又出现过较大数量的投充，以及一度严峻执行“逃人律”等等，清代前期奴婢所受的压迫侮辱和剥削，比前此的时代更为深重。同时，由于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贵族官僚绅商人等蓄奴之风更盛，苦于饥寒而被迫为奴的人数更多，清代奴婢的数量在社会人口所占比率是历代最高的。压迫愈甚，反抗愈烈，清代奴婢为追求人身自由，为摆脱主奴关系的束缚，曾经进行过多方面顽强坚韧的斗争，有一部分人终于取得了可以有条件地赎身、脱籍的“白契家奴”身份；甚至还出现了少量可以与奴主订立为奴年限和报酬数额的“契约家奴”，这部分人在与奴主发生争执或斗殴时在法律上有时还可以取得同于“雇工”的待遇，可以“依凡论”。凡此种种，当然都是斗争的成果，而不是朝廷或任何奴主的恩赐。这更非前代所曾有的。

本集附录论文两篇，论述利用档案进行历史研究的问题。其实，有些列入明清社会经济史类或政治制度史类的文章，一方面固然是对有关史事的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也是介绍诸如《明大诰》，康熙、雍正、乾隆的某些“朱批”，清代盛京的《黑图档》，《台湾公私藏古文书影本汇编》等重要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并试图对之进行利用。对历史档案和对历史学的研究，本来就是一对孪生的兄弟，它们是相辅相成而无法割裂的。这本集子收入的全部论文，实际上都是以不同时期不同收藏单位的历史档案（或其汇编）作为主要的史料来源。对我来说，利用档案以研究历史，已经成为自己终生的学术方向和努力目标。虽然，不论在档案学抑或历史学的战线上，自己都是一个不称职的列兵！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有两句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② 象我这样年近花甲的人，应该说已经进入自己一生的秋天。所幸的是，我们面对的乃是一个艳阳洒地、晴空万里的金秋。我们的同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国家民族的许多灾难，经历了各种坎坷艰困，我们是多么殷切地希望国家的兴旺发达，中华民族的振兴繁荣啊！我们是多么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在建设两个“文明”的伟大事业中作出微薄的贡献啊！“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③ 能够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继续驰骋一段路程，能够为后来者架梯开道，乃是我本人最大的期望和幸福！

感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历史博物馆、辽宁省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单位对我工作的支持；感谢台湾省以及其他各省历史档案工作者提供珍贵资料。还应该特别提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的同志对本集作了认真的审阅和提出很好的意见。鞠德源同志协助我校对史料原文，还作了编辑加工，叶显恩同志为本集作跋，都是值得铭谢的。

---

①按这本论文集主要是从笔者1983—1986年论著中选出的，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②《秋词》之一。

③杜甫：《夜对月》。